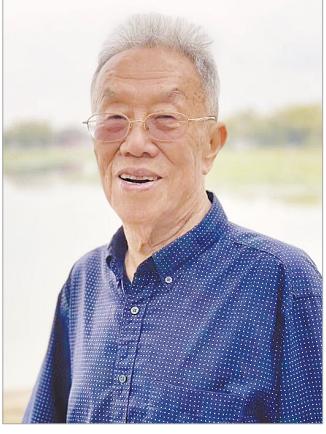




《聊斋志异·阿绣》是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，讲述民女阿绣、狐仙阿绣和海州学子刘子固之间的一系列奇幻故事。当名家邂逅名著，总能碰撞出别样火花。王蒙先生读《阿绣》，如赏奏鸣曲，读出的是“文学万能，文学全能，文学弥补了安抚了全套人生……”，读出的还有“爱了就什么都知道了，爱了就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爱了”。

《阿绣》一文将分上下连载两周在星期天夜光杯“读书”版上刊登，敬请期待。《名家悦读》栏目将推出更多名人的读书随想，与读者分享。

——编者按



■ 王蒙近照

海州人，刘子固，十五岁年纪，到盖县探望舅舅，看到杂货店里一个女孩子，普普通通，姣好出众，他即堕入爱河。

那时年轻人没有交往平台，没有从《尚书》《山海经》到《红楼梦》形成爱情“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”的体会，也没有麦穗千万，只限一枚，又不准回头的苏格拉底妙喻的感觉，反而更加易于闪恋、秒杀、微妙即定。

他悄悄来到店中，假作买扇子，女孩子喊叫她父亲前来。父亲一来，刘子固扫兴，诚心压低扇子价，买扇不成，离开。远远看到杂货店里女子的父亲到别处去了，他回到店里。天真顽皮，讨人喜欢。

女子又找父亲，刘子固连忙相拦：“不用去找了，你只需说个价，我不在乎价钱。”当面扯谎，不管不顾。

女子于是故意说了高价。刘子固不忍心和她砍价，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，就走了。拿走没拿走扇子呢？无关紧要。

如谐谑曲，小步舞曲，轻音乐，“咖啡厅音乐”，“春日歌单”，《卡拉布里亚的阳光》。

刘子固又来了，玩真的，认死理儿，实践性，执行力，做就对了，不嘀咕，不策划，不动心眼儿。

还像头一天一样。付了钱刚走出几步，女子追出叫他：“回来，刚才我要的价太高了，我是逗你玩，我可不能收那么高的价儿。”便一半钱退给了他。

刘子固，“固固”地奏响了追求与兴起的主题，女孩儿回应以对位新旋律，独立而又和谐，形成了温馨与活泼的二重唱。

刘子固更感动于她诚实善良。小小的刘郎似乎已经面对崇高祥瑞的女神。

此后，趁她父亲不在，刘子固常来店里，慢慢跟女孩熟了。女子问刘子固：“你住在什么地方？”刘子固如实告诉，又反过来问她姓什么。女子说：“姓姚。”

蒲松龄好像在这里用四个硬橡胶音槌，敲响了玫瑰木质的音板，叮叮咚咚，剔透玲珑，演奏木琴，曲调接近《月光下的散步》，要不就是中国贺绿汀的《牧童短笛》。

刘子固临走时，女子把他所买的东西用纸包好，然后用舌尖舔一下纸边粘上。噢，何等地动人诱人，童趣、童真、极限、无限，为之颤然融解了呢。

刘子固怀揣好包包回家，舍不得打开，怕把女子的舌痕弄乱弄没。过了半个月，刘子固的情况让仆人发现了，私下告诉了他舅舅，硬让他回去。刘子固情意恳切，恋恋不忘，把从女子那里买的香脂粉等东西，秘密放置在一个箱子里。没人时，就关起门，把东西拿出来看一遍，触景生情，相思不已。

过渡到小提琴曲，钢琴伴奏，《思乡》，《二泉映月》。



■ 聊斋人物:阿绣 徐旭峰 绘

阿绣

(上)
◆
王
蒙

第二年，刘子固又到盖县来。刚放下行李，去店里去找那女子。到那里一看，店门关得紧紧的，刘子固失望地回去。是崔护诗：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……

以为是女子同她父亲出门了，第二天早早赶去，店门仍然紧闭。刘子固向邻居打听，知道姚家原来是广宁人，或许因为这儿生意不好，暂时回广宁了，没有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。刘子固神志荒茫，丢魂失魄。住了几天，颓丧地回家打蔫。母亲给他提婚事，他一再推托。母亲不解，有点不乐。仆人偷偷把此前的事告诉家主母，仆人涉嫌“特务”。母亲对他管制防范得更加严厉，不许他再去盖县。刘子固整日恍惚抑郁，吃不下饭，睡不成觉。母亲愁闷，只好满足儿子心愿，以免进一步出现恶果，这也是人性人心与礼法礼数的悖论。

于是，选了吉日，准备好行装，让儿子到盖县，传达母亲的意思，请舅舅托人向姚家提亲。舅舅马上去姚家，过了一会，舅舅回来，对刘子固说：“不好办了，阿绣已经许给广宁人了。”刘子固垂头丧气，心灰意冷。回家后，捧着箱子掉泪；他反复思虑，琢磨着：天下有没有第二个阿绣呢？

太奇特了，太棒了，太中华化了，中华文化有宁死不变的坚持，又有变通随缘的另一面。任何所谓“失恋”遭遇，会有两种后果，碰到执念的人，那人要死要活，要疯要呆，要哭要死，例如梁祝，例如黛玉宝玉；而豁达、健康、意志坚强的人，想得开的思路是“大丈夫何患无妻”，甲女生不可能成为你的妻室，那就找乙、丙、丁、戊女性嘛，那么多女性，自有适宜的像天生，甚至于如庄周，妻丧鼓盆而歌。而刘子固，固而不机械僵硬，专而不绝对排他，坚而承认爱情的对象可以唯一，唯一不行了不排除唯其二，增加二而——

包容性与可发展性。就是说无其一仍可有其二，有其二不如有其一，但有其二可略代或全然代替有其一，本来是寻姚闻黄，寻黄见二号阿绣，爱情文化，离不开强调爱情的专一性，而专一性以外，爱情又有

多少如一、二了，总算与一沾边连接，慰我失一，且得其二以为一。

这时有媒人来提亲，夸赞复州黄家姑娘相貌漂亮。一姚二黄，都可以分外包容。

刘子固担心媒人说的话靠不住，让仆人驾车，自己到复州查看。进西面城门，刘子固看到朝北一家房院，两扇门半开，门里有一个姑娘，长得正像阿绣。按老观念，向北而居面对阴面，住房不理想。

姑娘回头看了一眼，之后走进房屋去了，她确实颇像阿绣不假。刘子固大为激动，租了姑娘家东邻房舍，打听到这姑娘姓李。姚而黄，黄而李，李而狐，狐而绣，绣而王母，王母而瑶池，而百年千年中华文学。

而刘子固想来想去，实在不明白，天下怎么会有活似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两个美女呢！

人生中同一模子出两个美女，很难。到了作家笔下反而是不难了。人生可能举步维艰，万事维艰；与这种维艰相比，对于有些人，写作更艰更误事更能活活要你命，对另外的蒲松龄式人物，哈哈，文学万能，文学全能，文学弥补了安抚了全套人生。

本来是寻姚闻黄，寻黄见二号阿绣，爱情文化，离不开强调爱情的专一性，而专一性以外，爱情又有

但不知姑娘的手势动作是什么意思。捉摸了好长一会儿，漫步走到她家屋后，见到后园寂静荒凉，西边有一堵矮墙，只有肩高。刘子固一下子明白了姑娘的意思，想什么就会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也像有什么——红杏要出墙喽。

于是蹲身藏匿草中。呆了很久，辛苦啊。

有人从墙上露出头，小声说：“来了吗？”刘子固答应起立，仔细一看，真是阿绣。他大悲恸，泪如雨下。姑娘隔着墙，真情不能不哭，大哭才得大快乐大满足。

姑娘探身用毛巾给他擦泪，不断哄劝安慰。刘子固说：“费尽办法，不能天从人愿，以为这辈子没有希望了，谁承望能有今天？你怎么来到这里的呢？”姑娘说：“李先生是我表叔。”想起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的唱段：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”。人人有表叔，表叔各不同，有革命英雄，有热烈狐精。

刘子固请阿绣过墙来，阿绣说：“你先回去，把仆人打发到别的地方住，我会自己到的。”不是野合，要正经全活大满贯走程序呢。

刘子固听从，坐下室内等待，一会儿，阿绣徐徐前来。没有着力打扮，袍裤都是以前穿过的。刘子固挽着她落座，详说自己的相思之苦。于是问：“你已许配人家，没有过门？”阿绣说：“说我什么已许配人家，是诳你。老父觉得你离我们太远，不想跟你家结亲，托你舅舅假话应付，打消你的心思。”说完两人上床，男欢女爱，不必多说。四更刚过，阿绣急忙起来，翻墙走掉。身手矫健？强于人子。刘子固从此不再想黄家女儿的事，乐不思蜀，一个月不回家。

仆人起来喂马，见刘子固房里亮着灯，偷偷一看，见是阿绣，非常惊骇，但不敢跟主人说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仆人到集市上访查了一番，才回去追问刘子固说：“夜里跟你交往的那人是谁呀？”还是这位“特务”，有耳有目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
刘子固开始不说。仆人说：“这座房子太冷清了，是鬼狐聚集的地方，公子应当自爱。他姚家姑娘，怎么会到这里来？”刘子固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西邻是她表叔，有什么好怀疑的？”仆人说：“我已详细访查了。东邻只有一个孤老太太，西边那家只有一个小孩，没有什么亲戚住在家里。你所遇到的是鬼怪。不然，哪有穿了几年的衣服还不换的呢？况且她面色太白，两颊略瘦，笑起来没有酒窝，不如阿绣美。”了不得的仆人，受过FBI还是KGB的训练？要不就是仆人很可能感到某方面的压抑，也就容易敏锐于发现违规，热衷于狠命镇压出轨。

刘子固想越怕，他问计于仆，仆人出谋划策等她来时抄家伙一块打。天黑后，姑娘来了，对刘子固说：“灵性超人，难于就范，美梦破碎，良缘粉碎。”知道你疑心我了，我并没有别的意图，不过是想了却咱们有过的缘分而已。”了却缘分，这个话很棒，是宿命论，不可拒绝，是生死论，是来了却，不是来开始，这境界高了去了。了却情缘万事空，相怜相恋俱匆匆，姚黄李孽君宠幸，万紫千红一阵风。(未完待续)

(本文中的楷体字是对聊斋原文的白话文重述，宋体字是作者王蒙先生的评点议论。)



■ 蒲松龄画像 (清)朱湘麟 绘